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从道上来. 1 / 方立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143-0059-8

I. ①我… II. ①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25783号

作 者	方 立
插图作者	莫如钊
责任编辑	张 璐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8.5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0059-8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我从道上来

目录

- 第一章 / 问 / 001
- 第二章 / 出轨 / 022
- 第三章 / 崛起 / 036
- 第四章 / 凤求凰 / 049
- 第五章 / 夜袭 / 074
- 第六章 / 梅红冬白 / 086
- 第七章 / 澡堂子 / 105
- 第八章 / 公道 / 118
- 第九章 / 华宁山 / 133
- 第十章 / 情义 / 147
- 第十一章 / 选择 / 159
- 第十二章 / 退·进 / 172
- 第十三章 / 断掌 / 184
- 第十四章 / 天元 / 202
- 第十五章 / 滚打 / 225
- 第十六章 / 登顶之后 / 241
- 第十七章 / 探花村 / 256
- 第十八章 / 回家 / 275

什么？

我淡淡地说：“雷子哥，你心太多了点也太霸道了，定安区是无主之地，是三不管，时髦点可以叫金三角。既然都没人要的地盘，我要了就不算过分。所以，你也别说谁日谁屁股那么难听。我要是你高兴都还来……”

他插道：“我高兴个屁，我已经被人包了饺子了老弟。”

现在的状况就是我不能让他，但也不能和他闹僵，凡事总有个尺度，我在尽量拿捏。我不理他继续我的言论。“雷子哥，谁活在世上身前身后不站着人，谁又不是饺子？你这样想想就舒服了，能在你后面站着的都是你的兄弟。放心，我也就是有了这一亩三分地，你还怕我能翻了天去不成？”

他大声对我吼：“我黄牌警告你一次，别当我是傻子。”

黄牌警告这是他的风格，我以前已经被他警告过了一次，按照规则，这次应该是红牌才对。我笑说：“这世上没人敢当你傻子，其实，你要想我帮你就该先让让我，你让我活我总不能让你去死，我这人是记香火的。”

他又冷哼一声。“你倒是敢说实话。”

我喝了口茶，对着张悼茂笑了一个，张悼茂也对我笑了一个，这笑法很贱，但是我们喜欢这样。我说：“出来混话还是敢说的。”

他干笑了两声。“你不但敢说，还敢做，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怕你这敢说还敢做的手段。”

我跟他打着哈哈。“你就损我吧。”

“我损你？我现在都他娘的想剁了你。”

“剁了我不值几个钱。要早几天你说这话我信，但现在难啊。”

“怎么说？”

“现在不是旧社会，这也不是上海滩，定安区十里黄河风情线一条笔直的街道，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除非你能开着坦克坐着装甲打进来，不然我猫着不出去，你一口把我也吃不下。”我说的是实话，但我心里确实没底，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毕竟我现在根基未稳，需要时间。

他与我针锋相对。“吃不下可以慢慢吃，硬骨头都是嚼着才有味道，反正你不让我舒服，我不给你幸福。”

我懒洋洋地靠在沙发上说道：“强大即是幸福，而有钱才能强大，钱从哪

我真日了你屁股也是你逼的，雷子哥，俗话说，兔子急了也会咬人。”

大小黄牛的东北帮盘踞在红谷区，和我这边的定安区一前一后刚好把雷子的三里湾区包了饺子。这是他现在最大的心病。

我把电话一挂一扔，躺在沙发上看着天花板发呆，张悼茂在桌下踢了我一脚说：“下一步怎么走？”

张悼茂长得瘦小，原来是金城车站的一霸，我刚来金城时就被他欺负得几乎血肉模糊，后来不打不相识，又一起经历了几件大事，没多久我们就成了生死与共的兄弟。我回过神来：“下一步怎么走？不好走呀。你今天就通知下去，主要是晚上，晚上所有进入定安的生人，尤其感觉是混混的大家留意一下，别让人先进来扎了钉，闹咱们的场子。”

张悼茂笑笑。“咋了？你跟雷子还是谈不拢？他是不是让咱们去打大小黄牛？”

“不是谈不拢，是没法谈，咱们和大小黄牛还隔着一个雷子，跨区战斗无异于找死，要是打，我宁可打雷子，这样还有点希望，因为打输了我们撤出定安区，打赢了就扎根，本来就是无中生有，所以我們也不怕他兴风作浪。算起来雷子的势力比我们大得多，但他现在的压力也比我们大得多，凡事多个小心为好，你不是常说吗？出海就是浪，小心最为上。”

张悼茂笑说：“那行，凡是三个人以上的，我一定盯紧了，定安区就算进来一只苍蝇，我也要去查它个公母。”

我笑说：“那需要带上放大镜的干活了，哦，对了，韶华呢？找着了吗？”

韶华是我的妞，人长得娇艳，喜欢穿高跟鞋牛仔裤，扎个马尾辫子，她在我刚到金城并且最落魄时，用一辆板车把我拉回了家，并收留了我，可以这样说，母亲给了我第一次生命，她给了我第二次……

张悼茂双手一摊，无奈地摇摇头。“没有。我就弄不明白，嫂子她这么大个人了玩什么失踪呢？”

我长叹一口气说道：“你不是说她那天给你和尢万打过电话吗？”

“那又怎么样？就因为我们出来办事瞒着她不带着她。”

我摇摇头。“方韶华她人不傻，一定是上定安区来找过咱们，然后看见了孔雀。”孔雀是夜总会的一个小姐，我们俗称“灯泡”，那天从夜总会出来时，

到时候背后捅你一刀子。”

我刚打下定安区，还真不了解自己手下的这些混混，尤其是王宽，把背一靠让她说来听听。

她说：“你知道我这几年帮他赚了多少钱吗？”

“你这么努力应该赚了不少吧？”

“的确不少，而且很多，多得我自己都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最早把我放在夜总会里，每天给那儿的妈妈三十块把我们包出去，让她看着我们给我们找客人，我们出台回来的钱一分不剩地全交给他。没赚到钱就打，他打人又狠，摩托车的刹车线你知道吗？他把三根刹车线一绑，就用那个打我们，脱光了还专往大腿两侧打，打得人呀全是血，外面还看不出多少伤。这也就罢了，当灯泡的给人打受人欺负是活该，谁叫咱是吃这行饭的？都是皮肉上的事，日在里面，打在外面，我管这叫内外兼修。但根哥，苦吃了一年来见不着钱你怎么想？每年都不让回去，家里的钱也是他帮寄的，寄多少我们自己做不了主。你说他黑了我们多少钱？”

“那你为什么还跟了他？”

“我犯贱呗。当‘灯泡’的没个人带着是没价钱的，而且又遭人欺负。我一个老家的姐妹把我介绍给他，他把我裸照一拍，身份证一拿，这辈子就等于卖给他了。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上错床，其实男人入错行不怕，我们女人入错上错就翻不了身了，好在遇见你。”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遇见我也不见得是好事，我还以为你是本地人。”

她突然坐正了，身子有意识地往我边上靠了靠。“根哥，那是我上金城久了你听不出我的口音。”

我闻见她的嘴里有股甜香，多数是棒棒糖吃的。我把身子往边上让了让，也不是因为嫌弃她，只是觉得没必要那么暧昧。“你最好离我远一点说话。”

她锲而不舍地又靠了过来。“你怕什么？不近一点儿你听不见。”

公共场所，我始终和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其实我是做贼心虚，就怕韶华突然出现。我说：“我又不是聋子，够近了，你说吧。”

她嘿嘿对我一个傻笑。“王宽还有个妹，还有个寡妇妈，他妹在外地上

大学，他缺德事干多了不敢让他妹回来。至于他妈呢，我只见过一次，挺慈祥的一个老太太，据说他对他妈不孝顺，让他妈过得就跟叫花子一样。根哥，我给你说点我的事好不好？”

我对她的故事其实不是很感兴趣，无非就是些风花雪月，但我还是说好，表示愿意听下去。没想到就这一听，我对她有了新的看法。

她苦笑一下说：“那我说了，但说之前你得答应我两件事。”

怎么这么麻烦？我有点不耐烦了。“说不说，不说我就不听了。”

她急了，跟我讨价还价说：“那答应一件就行了。”

“什么事？说吧。”

“就是在听的过程中你不准笑。”

“很好笑吗？”

她咬着嘴唇看着我。“很好笑。”

我开始感觉到气氛的严肃了。“好，我不笑。”

“真不笑？”

我因为气氛的严肃而严肃。“不笑。”

她伸出一根小指要与我拉钩钩。

我看了尕万一眼，只见他一个人在吧台上坐下，从背后抽出本书翻到中间看了起来，一动不动。尕万就是这样，一米八上下的个子，脸上全是痘子，一副憨厚的样子，有点像个傻子，他看起书、做起事来很专心，很执着，很像古代人。

我的心一跳，伸出小指和孔雀勾了勾。

她趴在桌子上，托着腮望着前方，仿佛在回忆着千万年前的往事。“根哥，我家穷，我们那儿有田但是种不出庄稼。”

这样的开场白我不惊讶，因为我们都曾有着相同的生活背景。我说：“我家和你家一样，也是穷，穷的地方都一样。”

“肯定不一样，你是男的，我是女的，你爹你妈是怎么对你的，我爹我妈又是怎么对我的？我拿他们的话说就是个赔钱的货，生个洋芋蛋子都比生我好。”

摊上这样的爹妈的确不怎么样，好在我生出来是个男的，不然在农村，

她噘着嘴嘟囔。“我不是牛，奶又不是从我身上挤的，为什么说我的牛奶来了。”

“好，那是我的牛奶来了，你不喝，来，我帮你喝了，这几天我正好缺点营养。”

她双手捧起单耳朵杯子喝了一小口，因为烫放下，但保护得好好的，生怕我抢了去。“我那时每天都在琢磨，双眼一看到谁有本带字的东西就直放贼光，不弄到手决不罢休。但根哥你想啊，我们那么个老猫不拉屎的村子哪有什么书看？好不容易找到一本，还要掖着藏着，也总是翻烂了才罢手。”

我笑说：“看来是小瞧你了。”

她小脸一沉。“说了不准笑的。”

我马上把脸上。“我忘了，我不笑。”

她接着说：“我十四岁那年在路上看见狗子坐在一个土垛子上拿着本书人模狗样地翻着。我知道他，他比我大两岁，家里好几代人加起来认的字也没一筐西瓜多，他知道我从这儿过，是故意拿着书挠我心的。我也贱，明知道但还是忍不住凑了过去，见厚厚的一本，我问那是什么？他说是字典。我说字典我有，他急了，说是成语字典。我装作不信，要借来看看，他故意刁难我，说让我晚上到他家的田里去。”

我明知故问：“上田里干吗？捉王八逮耗子啊？”

她瞟了我一眼，懒洋洋地说：“你家的王八长在田里面，还能干吗？不就是想干锅子和锤子的事呗，这心思他以前就有过，有几次在山上要亲我摸我都让我跑了。”

“你……你去了？”

她又拿出个棒棒糖撕掉糖纸唆上。“去了，有书看为什么不去，我说我晚上一定来，你等着我。狗子脏，他听完高兴得鼻涕就下来了，正手反手都抹在了书皮上，然后把书往怀里一揣，屁颠儿颠儿地走了。我心里那个难受你不知道，到了家后还老惦记着这事，心像丢了似的找都找不回来。”她抱着杯子把牛奶喝完，掰着手指又说：“我忘了挑水，忘了喂鸡，没看好火把饭给烧糊了，我弟边上跌了一跤一哭，我爹过来就是一顿耳光，把我打得耳朵就像钻进去了好多小蜜蜂，嗡嗡嗡地直叫。我忍住不哭，打起精神把该干的

得直抖，狗子长得丑，我不想看他，把头歪过去看掉在地上的成语字典，那一页上现在有两个成语我还记得，一个是天公地道，一个是天经地义。我现在慢慢想啊，这两个词像是老天爷故意挑出来笑话和侮辱我的，它是让我认命，我去他妈的天公地道和天经地义，它为什么不翻出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出来。”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好像不是成语，你那词典上应该没有。”

“可惜了，这两句都挺好的，应该收录进去。”

“什么时候我干上这编辑了，就有戏了。”

她接着说：“再后来，狗子那东西大，把我干得都爬不起来。他说他要回去了，问我看完了没有，好把成语字典还给他。我操，我当时真没想到这世上还有这种人。他把我的第一次都拿去了，还好意思跟我要成语字典。我不给他，闹起来他怕了，他和我商量，说不给也行，但我还要让他多干几次。我问几次，他掰着指头想想说十次，我说三次，他说八次，我还是坚持三次，他说五次，最后我们四次成交了。狗子尝到了甜头就想设法地去整书，一有书就约我，一约我我就出去，有书看我无所谓，反正试过了也就是那回事。女人第一次多金贵啊，第一次都给你了，第二次再矜持那就是装B了。”

我对她的经历略表遗憾。“后来呢？你又是怎么上的金城的？”

“狗子后来找不着书就偷他家钱跑到其他村去和别人买，回来让他老爹抓住两耳光给打聋了。奇怪，先是聋了一只，但后来另一只也跟着聋了。我们的事他瞒着不敢说，再找我我也不理他。但这狗日的坏，他实在没书了又把我的事告诉了其他村有书的人。那人叫大头，他大我好几岁，癞蛤蟆一样满脸满身的骚婆子。狗子说有书骗我出来，在田里面，大头拿出本红楼梦摇摇说咋样？我二话不说就把裤子褪了下来。狗子在边上馋着，等大头干完了也想爬上来，我让大头打他，大头也听话，过去把他打得跟孙子一样。根哥，真的，女人要是心狠起来，要是报复起来是很可怕的，她们想的做的往往自己都不知道。”

我苦笑一下。“的确。”

“我好多姐妹一说起自己的第一次，或多或少都有点甜蜜，我是一说起我的第一次就咬牙切齿。后来我再大一点就缠着同村的姐妹一起出来了。她

们上来是当‘灯泡’的，要带着我一起干，我不干，她们也不勉强我。根哥，拿身子去换书看，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自己很高尚，但用身子去换钱花我觉得很下贱，你能理解吗？”

我叹了口气。“你拿身子去换书看是在追求理想，用身子去换钱是妥协于生活，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她脸现喜色，“哇噻”一声。“根哥你说话好精辟，好有总结性，哎呀，你还叹了口气了，叹了口气就说明你同情我，现在先同情我，以后就在乎我了。”

这段时间我已经够低调了，但还是不住地招惹女人，看来天生丽质难自弃，再这样下去我唯一的命运就是挥刀自宫。“你很希望我在乎你吗？”

“那当然，你在乎我了，我就不用受人欺负了。根哥，你不知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就打算跟定你了。”

我不敢和这个骚货玩暧昧，现在是非常时期，何况韶华就是在这上面打翻了醋坛子。“你的心思太多了。”

“不是心思多，是眼光毒。你想想，当‘灯泡’的一双玉臂千人枕，半点朱唇万人尝，一天要和多少人打交道？这么多年过去如果还不懂看人，那她就好死了。”

“你死不了，你长命百岁。”

她媚然一笑，露出一口白牙。“承你吉言。”

“后来呢？你不当‘灯泡’干什么去了？”

“打工呗。”

“你看看你，像给人打工的人吗？”

“那是此一时彼一时。我第一个打工的地方是家火锅店，在西关什字，现在还开着，老板娘长得好模样，有点像《渴望》里的刘慧芳。我进去时她说包吃包住一个月一百块，但半年才给一次钱。”

“可以啊。比我以前押车强多了，你还有固定工资，我纯粹就是看天吃饭。”

她对此颇为不以为然。“可以个屁。包吃包住是没错，但吃是客人剩下的，住就在店里，她把桌子凳子拼起来就让我们睡在上面，真聪明啊。连守夜的都省了。但是根哥，就这样我都干下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弹着脑袋，灵机一动。“嗯，是不是那边上有家书店。”

她把嘴里的糖丢到了烟灰缸里，和先前的一根摞在了一起。“我哪点不老实了？一不偷、二不抢，一心为了国和党；不占地不建房，工作只凭一张床，有噪音无污染，自带设备搞生产……”我打断她说：“还挺光荣的。”

她笑咪咪地说：“根哥，我是什么血型你知道吗？”

我故意说道：“看你那样子就知道你是B—型？”

她也不生气，听出了我言外之意，还给我解释说：“我不是B—型，我是O型，O型血的人天生都有种奉献精神，不然为啥别人给我输不了血，我给谁都能输呢？”

我从没听过这样的歪理邪说，如此一来，O型血的姑娘们岂不都成了做“灯泡”的坯子。“挺有道理，你这样一说我还真觉得你不是差一点儿伟大，是挺伟大的。”

她的眼神又向包厢瞟了瞟，继续引诱着我。“去不去吗？去吧，我给你做个全套，保证让你舒服。”

对于混混来说，送上门的女人没有推出去的道理。但我一是有了方韶华，二是因为我爱方韶华，三就是我怕方韶华。一个人对于爱情的态度就是他对于人生的态度。所以我还是坚持我的立场，直到成为高尚的情操。想到这儿，我觉得我拿这话作为借口有点齷齪，其实我的下身已经起了反应，血液中已能感到荷尔蒙缓缓地流动，现在给我一张床，脑一热就能把她干翻了，但我和孔雀之间确实隔了一层东西，她的给予很澎湃，过于热烈的东西我就怕挥之不去。于是我强压着欲火说：“不去。”

她继续挑逗着我。“我听说嫂子跑了几天了，你不想啊？”

一说起这件事我就火大，要不是她那天挽着我的手臂，我怎么天天靠右手度日。我说道：“还不是因为你。”

她还在跟我装委屈。“我怎么了？”

“你嫂子她误会了。”

她可怜兮兮地跟我嘀咕：“她误会了关我什么事？”

再扯下去也说不清楚。我对着她牙一呲。“你还有事没有？”

她眼睛红了。“我这么崇拜你，还想把自己奉献给你，你居然赶我？”

我拿起桌上的钱塞到了她的手里，然后又把尢万叫过来说道：“万，你把

道护身符,也算是我对你做的一小点贡献。”其实我还怕将来方韶华会找麻烦,到时候总得有个借口。

她站起来绕过桌子看着我。“根哥,我要给你磕个头。”说完就要跪下来。

我手快扶住她。“多大件事情,又不是抢鸡蛋的。快回去坐好了,别在这儿给我丢人。”

她头发一撩,妩媚地一笑坐回了原处,然后叫服务员过来把我的茶添满,双手端上恭恭敬敬地请我喝茶。“哥……哥,妹妹敬你一口茶。”

我听她称呼都改了,笑笑喝了一口。她情绪可能过于激动,让我先坐一会儿,然后一头扎进厕所,许久不见出来。

尕万在边上突然叹了口气,我笑道:“我认了个妹,你叹个什么气?”

“没……没叹气。”

我试着问:“是想起白荷了?”

白荷曾是三哥的女人,尕万以前被她利用,并被三哥断掉了他两根手指。我去县城找他的时候,就因为这个,差点儿打了一次死架,后来略施小计,把他们给拆散了。

我见他不说话,就知道我猜对了他的心思,伸手帮他衣领整了整,又看见他新理的头发好像是一块瓜皮,笑笑说:“刚才看什么书呢?”

他挠挠头傻笑。“没看啥。”

我伸手。“我看看。”

他有点局促。“故……故事会。”

我皱皱眉说:“好看吗?”

“好看。”

“这些以后不要看,我叫人给你买点有用的。”

“什么是有用的?”

“有用的就是能让人学到东西变好的。”

“变得像君子那么好?”

“嗯,就是君子。”

“我……我不想当君子。”

“为什么?”



去买点吃的。”

我挥挥手让他去。“顺便再给我带包烟来。”

张悼茂皱皱眉说：“都抽得恶心了，就不能少抽点？”

我笑说：“今天我抽得够少了，至今为止，才两包。”

张悼茂正想说什么，突然手一指说：“尕万怎么跑回来了。”

果不其然，街心花园的大榕树下出现了尕万健硕的身影，他一边朝这儿跑一边喊：“哥，不好了，不好了。”

我一惊站了起来，第一感觉就是再次被东北人或雷子的人找到了，马上四处看看，准备撤退。

张悼茂也慌了，腾地从凳子上跳了下来。

我暗自沉着，等尕万跑到了我的面前说：“谁追上来了？”

尕万喘着粗气。“没……没人追。”

我咳嗽了一声往他身后看去。“那你跑个什么劲？啥事不好了？”

“我……我刚才好像看见嫂……嫂子了。”

看见韶华了？我忙问：“哪儿呢？”

“车站那边。”

“那你没叫她？”

“叫了，但她上车了。”

话音未落，我“噌”的就从街心花园的栏杆子上翻到了马路，等我跑到车站时，哪里还有那骚娘们儿的身影。

张悼茂追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别追了，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男人和女人没那么容易完的，她能在这地方出现，就是还想着你，放心吧。”

我有点尴尬，这些都是我以前教育他的话。“我说过吗？没有吧？”

“没有个屁，说我的时候一套一套的，自己遇见事就不行了吧？原来你那境界也和我差不多，妈的，我现在真有点鄙视你。”

被认为是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心中有愧，为了问心无愧，所以我继续狡辩。“我好像真没说过这些。”

“你忘性没那么大吧？要不要我再给你学学？”

“你学吧。”

肉刚上来，我就看见王宽路过了，他就是孔雀以前的马夫，小白脸一张，还梳了一个十分嚣张的油头。我叫住他，问他哪儿去？他说没事，也是出来找饭吃。

我让他一起坐下，他看了茆万一眼，茆万给了他一个好笑容。

上次我们去闹场子，茆万顺手把他给打了，我觉得他还是记挂着茆万的铁拳，这让我看着他很别扭，但好鞋不踩臭狗屎，更何况现在还在用人之际。所以我笑眯眯地招呼他：“来，就在这随便吃了，咱们哥几个正好亲近亲近。”

王宽还想在我的地盘混下去，就要跟我搞好关系，所以他马上要来了几瓶啤酒，笑眯眯地给我们一一满上。他敬了我一杯后说：“根哥，孔雀的事她自己跟你说了吧？”

他这是明知故问，寻找话题。我笑说：“说了，我还把她认了个妹妹，王宽，你以后可不能再欺负她了，不然就是打我嘴巴子。”

“哪敢呀根哥，她既然是你妹妹也就是我妹妹，我这人这辈子最心疼的就是妹妹。”他说着又和我碰了一杯。

我想起他的刹车线就犯恶心，再一听他这样说就更恶心了，一杯酒喝下去，我拿起根羊腰子吃掉，然后用签子戳了一下他的肩膀。“你知道就好，不然我换根大的戳死你。”

他看见他的白外套上明显地出现了一个小油点，苦笑一下说：“要不要我打个电话叫她也过来坐坐。”

我没什么意见，多个人多双筷子，也知道王宽叫来孔雀就是为了当面摆个态度，然后给上几句漂亮话。就说：“行，那你给她打电话呗。”

他对着我暧昧地一笑，多数是以为我已经和孔雀有了一腿，不一会儿，孔雀花枝招展地就出现了。

她看见我边上还有空位，大大咧咧地坐了下来。“根哥，你怎么想起吃烤羊肉了，坐在外面冷不冷呀？不然到我家吃去吧？”

我看着她的毛裙子和露在外面的大腿说：“还凑合吧。”

她端起一杯酒先干为敬，然后唧唧呱呱地就汇报了一下她这一天的行动，接着又打算来搂着我的胳膊，我往边上让了让，她也丝毫不觉尴尬，双手一拍，千娇百媚地看着王宽说：“宽哥，根哥现在已经把我认妹了。”

人的领子。

那人可能也是喝醉了出来的，跟我揉了揉两把，我一拳就把他放翻在地。尢万劝住我说：“哥，你打他干吗呀？”

我指着墙根说：“你没看见吗？他随地大小便。”

尢万红着脸说：“刚才咱们还不是在那边尿了。”

我看见那人又爬了起来，嘟嘟囔囔地就要打我，我接着一脚把他踹翻又说：“刚才那无所谓，但在这风情线上就不行，这风情线现在为什么人气不旺？就是这些人胡整瞎整搞的，妈的，一点素质都没有，你们也给我听好了，要是敢学他这样，我一样收拾你们。”

这时被打的那人的朋友出来了，其中有认识我的，忙点头哈腰地给我打招呼。我说：“我打了他算不算过分？”

那人一听我的名号，忙直挺挺的站了起来。“不过分。”

我拍拍他的脸蛋。“知道就好，去吧，玩去吧，好好喝，今天你们这桌我请了。如果再不文明，小心我包皮给你剥了。”

一阵小风吹过，张悼茂摇了摇脑袋清醒了一点。“哥，你这也太过分了吧？”

我看他站不稳，忙扶着他说：“你知道个屁，对付这些混混就要用这套，不夸张点他们不会当真，一当真了就帮你宣传，不信你看明天，还有没人敢这样？从今天起，你们也用心地给我整治，凡是在这地面上大到打砸抢，小到小偷小摸，站街当灯泡不规范甚至欺客的，还有像刚才那样随地大小便的，知道了吗？”

“知……知道了。”

“你们知道个屁，你们知道咱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吗？别看这花红柳绿的十里长街，假的，都是假的。咱们能来人家也能来。咱们怎么办？现在只能守，为什么？因为咱们没实力扩张，没实力跟他们去争地盘。平外先要治内，咱们怎么治？就得这样治。把这地方治出一番新气象来，人就敢来玩了，来玩了这就热闹了，热闹了这就有钱了，这有钱了咱们就有钱了，有钱了就会有人，啥都有了，咱们还怕个屁呢，知道吗？”

“知道。”

第三章 崛起

张悼茂昨夜和尢万睡到了一起，两人现在的样子还有点飘忽，尤其是尢万，他喝酒可能是隔夜醉，现在的脸肿得像个包子，并且还在不停地打着酒隔。

我们找了间小饭店坐下，发现张悼茂看着我嘿嘿直笑，言外之意，不用言表。我警告他们：“别出去胡说呀。”

张悼茂笑说：“哥，放心吧，这事没人敢说，除非他不想混了。”

我担心的不是张悼茂而是尢万，尢万看见我看他，知道我是想要他的一个态度，我也的确想要他一个态度，因为我和他还有素草是一个村子里长大的，感情深厚，他来金城时带给了我素草失踪了的消息，并陪着我慌乱过，那时他就因为我跟韶华好了而耿耿于怀，认为这是一种对素草的背叛，虽然他一直都没说，但我心里知道，也不愿意去捅破这层纸。

我没想到的是，他竟然会说：“根哥，乱说啥呀？”

我不知道他是真的骗不过，但还是跟我装。“你说呢？”

“我真不知道，一早上起来就看见张悼茂在那儿笑，问他他也不告诉我。”

我暗吁一口气，其实我怕的不是他会告诉韶华，而是他搬出素草来教育我，这种教育会持续很久，说不定以他的性格，还会折磨我一辈子。“哦，没事，吃饭吃饭……”

尢万应了一声，接着就是一顿猛扒，我让他慢点吃，刚喝完酒最好吃点稀的，正在这时，雷子的电话来了。

这个电话比我想象中来的要晚，他对着我嘶吼咆哮。“妈的，根子你真够卑鄙的，手机市场上的事你也去搅和一下。”

我先点上根烟，然后捂着头说：“我就是路过买个机子，没干啥呀？”

“还没干啥？就为你买了个机子打成了一锅粥，我现在还有几个兄弟医院里躺着，还有几个被警察抓了，大小黄牛今儿一早就跟我叫板，妈的，还没干啥？我问你还想干啥？”

我心里暗喜，但嘴上说：“大小黄牛哪里是您老人家的对手，我去跟金城人买个机子，这不也是团结的一种表现吗？”

雷子知道说不过我，嘿嘿笑了两声，然后挂了电话。

我发了会儿愣，看见一根烟在指缝里成了烟灰，又点上一根吸了两口，然后突然决定，要见见大小黄牛，我怕不摆明一下我的态度，他们不敢放手大干一场。

出发前我打了几个电话，确定了大小黄牛的位置，突然想起点啥，觉得不对劲又回了趟家，先小心地把床上和地上的头发都给处理了，看着床单还有和孔雀销魂过的印记，就干脆把床单卷起来丢到了外面的垃圾箱里。

张悼茂留在定安区组织工作，我叫上尢万，两个人打了个车来到了红古区的核心地带，大小黄牛的老巢——红谷农贸市场。

尢万怕脏了他新买的皮鞋，所以在市场中走得格外小心，生怕踩到了一些鸡鸭的粪便，他说：“哥，大小黄牛他们在这有啥好待的，这地方能赚几个钱呀？”

我暗笑尢万的无知。“干啥事情，无论大小，只要是垄断性行业就能赚钱，我也是听人家说的，谁想在这混都要拜他们的山门，就算里面杀只鸡，也有他们几毛钱的好处。”

尢万撇撇嘴。“那也没多少，几毛几毛的赚到什么时候？”

我笑笑说：“你知道这么大一个农贸市场，每天杀多少只鸡卖多少菜吧。”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小鞭子抽人疼。”

“哦，就跟卖红薯的一样，一个大铁皮子炉子一支，一天卖一百多斤，一斤赚一两块钱，哥，咱们镇上有个卖红薯的都盖楼了，这个经典。”